



剑啸江南

Jian Xiao Jiang Nan



朱颂阳 著

红旗出版社



剑啸江南

Jian Xiao Jiang Nan



词曰：
斜日侵尘网，幽客漫神州。过海梳月光，映大
湖。十日，望血碧，本运重演旧酬。王气黯还收。五霸
劲，江海看吴钩。
虎背剑，白玉尺，取放酋。影踪万里，消尽悲氛快恩仇。
形寄孤云闲鹤，肥酒高朋爽醒，情视笑王侯。欲倾银河水，洗
尽古今愁。

《词歌头》

朱颂阳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啸江南/朱颂阳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051-2257-4

I. ①剑…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8432 号

书 名 剑啸江南

著 者 朱颂阳

出 品 人 高海浩

特约编辑 孙燕生

总 监 制 鲁 强

特约审稿 赵力行

责任编辑 竺大文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南方中心)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 邮编 310039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571-85310806

E-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571-85311330

欢迎项目合作 项目电话 (北京)010-84026619

(杭州)0571-85310806

图文排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670 千字

印 张 37.75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7 月杭州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1-2257-4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词曰：

斜日侵尘暗，瘴雾漫神州。过苏杭月光淡，烽火绕垂柳。十日三屠血碧，未运重演旧剧，王气黯然收。五岳怒风劲，江海看吴钩。

虎音剑，白玉尺，取敌酋。影踪万里，消尽悲氛快恩仇。形寄孤云闲鹤，把酒高朋幽嶂，俯视笑王侯。欲倾银河水，洗尽古今愁。

——江南恨·调寄《水调歌头》



密林遇盗

一	密林遇盗	001
二	如烟情缘	013
三	首富遭劫	021
四	圣手医隐	034
五	山中夺宝	049
六	重返杭州	065
七	官也盗也	078
八	耍蛇顽童	097
九	暗杀迷雾	112
十	白衣公子	128
十一	山寨来客	149
十二	银扇玉箫	166
十三	反出师门	184
十四	居心叵测	200
十五	龙虎大旗	222
十六	钱江兵溃	239
十七	鸩妃杀母	258

180	十八	鲁王蒙难	278
190	十九	神秘地宫	290
190	二十	七级浮屠	307
210	二十一	神龙刀客	332
210	二十二	隐石禅师	357
220	二十三	斤丝神潭	377
270	二十四	独挡一面	389
290	二十五	秦人酒家	400
311	二十六	殷家血仇	418
331	二十七	秘笈之谜	436
341	二十八	快意恩仇	455
361	二十九	辽东老怪	475
381	三十	苦海余生	495
400	三十一	啸傲风月	519
423	三十二	盘山聚会	542
423	三十三	真相大白	561
433	三十四	江南遗恨	579

一、密林遇盜

顺治二年初秋时节，浙赣官道上一位青衫老者纵马疾驰。时逢乱世，烽烟四起，北国的难民大批涌入江南，时见哀鸿麋集，饿殍横陈。那老者似有什么急事，不时抽舞着鞭子。他看了一下斜阳，估摸已至申牌时分，又不由得双腿一夹，那黄骠马顿时撒开四蹄嗒嗒嗒地飞奔起来。转过一个山弯，他突然勒住了缰绳，那马前蹄腾空，长嘶了一阵，终于停了下来。

前面是一片阴沉沉的稠密古林，石阶官道正从中穿过。以往，恰是行人消汗避暑的好去处，然一遇乱世，却是强人出没的凶险之地。浓密的枝叶间别说鸟声，连知了的鸣声也没有，死一般的沉寂。凭他的直觉，寂静中似乎有些不正常。他策马缓入，四下打量，马蹄在石板上叩出舒缓的节奏。正想打马冲过，突然树后跳出七个彪形汉子，一式的玄色劲装，一字儿排开拦住了去路，七把鬼头刀闪着寒光。一个五大三粗的矮胖子越众而出，步履沉稳，话声似砂石摩擦，十分刺耳难听。他向老者端详了几眼道：“小老儿，将身上的银子留下，免得大爷们动手，快！”说罢把刀当胸一横。

那老者一跃下马，负手踱步打量着对方，猜不透这伙强梁的来路。他姓柳名凤起，杭州人氏。昔年他闯荡江湖，南北十三省水陆黑白两道一听他的名号，没有不买账的。只是十多年前隐居后，从不过问江湖之事，也就看不出对方的丝毫端倪，而且从未见过黑道上嗓音沙哑的人物，想必是近年出现的强梁了。他因有急事在身，不想拖延时间，拱了拱手道：“俗话说劫富济贫，有的是为富不仁的巨宦大贾，眼下柳某囊中羞涩，改日定加倍奉上，如何？”

那矮胖子怒喝道：“少扯混账的屁话，快拿出银子！”

柳凤起摇头叹息道：“柳某奉劝诸位一句，清妖压境，百姓离散，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谁还顾得上家中的财宝，还是为自己积点阴德吧。”

一个精瘦的长个子见柳凤起姿态闲雅，毫无惧意，附在胖子的耳边说：“大哥，看来点子有点硬，别是碰上了棘手的货色……”

那矮胖子道：“侯二弟忒多虑了，老兄我倒看不出他有多大能耐。”他手一挥，瘦子轻飘飘地退回原处。矮胖子又道：“大爷们从没想过积阴德，管他清兵南下不南下，谁当皇帝都一样，照样论秤分金，大碗喝酒！”他一示意，六条汉子齐向柳凤起包抄了过来。

柳凤起眉宇间刹时升起一股怒气，大喝一声：“叫你们掌柜的来见我！”他已听出胖子操的是北方口音。凡外来者一般都要投靠本地的黑道人物，方能开山立柜，站稳脚跟。

众盗贼露出一丝惊异的神色。“张大哥”，那侯二弟对矮胖子道：“别和这老杂毛磨嘴皮了，干掉快走！”他怕官道上来往人多，不及早了结会带来麻烦。七人占住各个方位慢慢地围拢过来，七把鬼头刀一齐举了起来。

柳凤起仍负手而立，不愠不躁地道：“离乱之际仍干伤天害理的勾当，天理难容！不教训教训尔等泯灭天良的无耻鼠辈，不知有多少人会惨遭无辜！”

这时，七把鬼头刀已舞成一个圆圈，透进来的阳光照在刀片上，闪烁着炫目的光芒。那矮胖子张大哥左劈右撩，刀势沉猛，刀刀不离两胁；那侯瘦子步履轻捷，行动飘忽，刀法怪异，招招都从意想不到的方位劈出。柳凤起滑步侧身，左手伸出二指在两人的刀背上一拨，正是两刀荡开之际，他忽地拔地而起，脚尖在两人的刀背上一挑，身子又升高了数尺。顿时，七人的头上漫起一片掌影，只听叮铃咣啷一阵响声过后，七个汉子捧着右手，鬼哭狼嚎般地在地上打滚。

原来，七人握刀的手腕一招之中已被全部拍断。刻不容发间，柳凤起拍出的力度和角度简直妙到毫颠。他无声无息地飘落地面，不急不慢地说：“今日略示薄惩，若不痛改前非，再取尔等性命。看看地下是个什么字吧。”

七个盗贼立即停止了嚎叫，一看地下，更是吃惊，掉下来的刀在人圈中央恰恰拼成个“戒”字。张大的嘴巴再也合不拢，一任额上的汗水涔涔而下，眼中露出畏惧的神色。

柳凤起信步走向坐骑，刚要跳上马背，背后忽然响起暗器破空之声，又远远地送来几声“嘿嘿嘿”阴冷的笑声。“想一走了事么？世上没有如此便宜之事。”柳凤起反手一抄，将暗器接在手中，却是一颗玉珠。对方力道之强使他暗暗吃惊，来的才是真主儿。他方转身，不远处已不丁不八地站着一个短小精悍的蒙面人，双目闪着狡黠的光芒，一把泼风刀垂指着地面，看似无招无式，实藏着无穷的玄机。蒙面人看了一眼同伙，冷冷地道：“好俊的掌法，阁下莫非是早已归隐的‘柳浪居士’？”

“正是在下，請問足下高姓大名？”

蒙面人又驚又喜。驚的是柳風起技藝驚人，不易對付；喜的是一日深夜，一個不知來歷的神秘人物要他暗殺武林中的反清人物，按人論價，像柳風起這樣一流高手起碼五千兩銀子。這買賣如何能放過不做？！

他對柳風起道：“不勞居士動問，賤名何足掛齒。”蒙面人見同伙額冒冷汗，臉如死灰，怒斥道：“還不滾回去，嫌不夠丟人現眼么！”七條漢子如奉綸音，拾起地上的刀，垂着右手退着沒入密林。

蒙面人眼珠滑溜一轉道：“請居士賜還玉珠如何？”

柳風起貌似悠閑，其實全身已作好了突然一搏的準備，腦子里却在快速地旋轉，總是想不起黑道上有這麼一位慣使玉珠的人。聽對方要討回念珠，他才仔細地端詳了一下，只見那念珠晶瑩剔透，雕鏤着一尊人像，栩栩如生，看來價值不菲，隨即道：“如此昂貴的暗器，世所罕見，可見閣下不是一般下三爛的小賊，不是綠林豪富便是江洋大盜……”那蒙面人身子微微一顫，佩服柳風起心思的縝細，刀尖同時微微挑了一挑，這一動作如何逃得過柳風起的眼睛。

柳風起又道：“既已富有，正是收刀斂迹之時了。閣下不肯將名號告知，想必還有廉耻之心，望好自為之。”說完隨手將玉珠向對方一拋。

蒙面人以為對方必然用出什麼高明手法，不敢硬接，側身連退三步才接住。顯然對方並未用出一絲內力，自己虛驚了一場，一時臉露愧色，好在黑布遮住沒被對方發覺。他細看了一眼玉珠，連忙放入懷內，揖手道：“多謝居士賜還，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邊說邊一溜煙似地向林中逸去。

“不留下萬兒也得應允不再繼續為惡，連這點規矩都不懂？”柳風起青衫飄飄，已攔住了去路，左手大袖一揮，卷起了一阵勁風。他本想揭開對方的面布，豈料對方也隨手一揮，兩股勁風消于无形。柳風起也不禁微微一驚，武林中能抵禦這一揮的為數不多，可見對方功力深厚。他仍面露祥和之色，邁前一步，雙掌相對一磨，右掌中指前翹，對准對方徐徐拍出一招“風拂柳絲”，蒙面人的前面自上而下飄起一片掌影，而且胸腹間的穴位全都籠罩在掌影之中。

“摧柳絕情掌！”那蒙面人驚呼一聲，“刷地”抽出泼風刀，忙亂中使了一招“鐘馗驅蚊”，在前面似布起一道刀網。他正想使出第二招“破扇趕鬼”，柳風起的右掌已向刀背拍落，“啪”的一下，泼風刀几被震至脫手，胸腹間門戶大开。柳風起左掌挾着風聲向他的右肩拍來，若被拍中，縱然不死整條右臂也给廢了。他向後一倒順勢滾了出去，模樣狼狽已極。

柳風起展顏一笑：“我已知閣下是誰了！”

蒙面人浑身一震，手中的刀掉落在地，逃又不敢逃，只一步步地后退。

柳凤起微笑道：“你就是黑道上有名的独脚大盗叶宗朋。”

昔年，柳凤起游侠江湖，曾听到过叶宗朋，说他蒙面独行，神出鬼没，二十四式“荡鬼泼风刀法”技高一着。别说小本商贾，就是那官府的银库和结伙的镖车都敢盗劫。据说他已家逾万贯，为人却极其吝啬，一个铜板都要掂量半日才决定用与不用。前几年突然下落不明，有的说他自知罪孽深重，隐居在一个世人不知的地方忏悔礼佛；有的说他早已病死山中。想不到他又重出江湖，恶性未改。

柳凤起踱到叶宗朋前面，用脚一挑，泼风刀已到手里。他用右手手指在刀口上“叮叮”几弹，刀锋出现了几个缺口。双手一拗，“啪”的一声，泼风刀折为两段，说道：“作恶多端必自毙，再不悔改，有若此刀。”

叶宗朋目定口呆，眼前的这双手仿佛是一双魔手，给他拍到和点到岂有活命？人道是“摧柳绝情掌，招招见阎王”，今日算是领教了。他喃喃道：“居士教诲得是，在下回去定和‘潼关七煞’申明大义，从此革面洗心，多行善事。”

柳凤起逼视着叶宗朋，问道：“‘潼关七煞’？就是刚才断腕的七人？”

叶宗朋道：“就是，七人是潼关一带人氏，清兵西征时逃到江南，无以为生。小人架不住他们的劝说，也就合伙做起了无本生意，今日是第一次开张……”

“改过从新，善莫大焉。”柳凤起听叶宗朋语言诚恳，心生怜悯之情，拿出了自制的膏药，说道：“此是秘制的续筋接骨膏，转交‘潼关七煞’，老夫此次仓促而行，仅带了几十两纹银，亦请转交，以便他们养伤。”

叶宗朋闻言大喜，深深拜谢下去。柳凤起正想伸手相扶，突然，七点寒星直奔他的云门、中府、期门、膻中等七大穴。柳凤起避之不及，只听怒哼了一声，便往后跌倒在地。自恨一时失察，中了奸计。他以为晓以大义，真的使他发现天良了，谁料他恁地阴毒……出手时又毫无征兆，唉……人不可以心度心呀。自己受人所托，要将清军的一个极大阴谋转告江南盟主司徒函辉，以消除武林的一场浩劫，不料今日却被如此屑小暗算……

叶宗朋虽嘿嘿冷笑着，仍心有余悸，早已汗湿衣襟。他迅速地把柳凤起拖入密林，才擦了擦满脑门的汗水。他刚才的孤注一掷，实则凶险万分。如果一击不成，那躺在地下的就是他了。他在柳凤起的身上摸索了一番，搜出了几两碎银，顺手放入怀中，然后撕开柳凤起的青衫，在各个穴位旁拍了一下，蹦起七颗玉珠，见柳凤起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已昏死了过去。他细细地擦净了珠子上的血迹，道：“嘿嘿嘿，宝贝，多亏了你才使我反败为胜，瞧这一尊尊人像，阿弥陀佛，多亏佛祖保佑。”他轻轻地放入怀中，又按着摩挲了一番才放了心。

斜阳炙人，道路上仍无行人，整座密林仍死一般的寂静。他踢了柳凤起一脚，阴恻恻地笑道“你以侠义自居，讲的是‘劫富济贫’‘天地良心’，我爱的是金银珠宝。亏你还是江湖豪侠，连人心叵测，海水难量的道理都不懂。说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看谁毙了谁？一代豪侠……嘿，不明不白地死在荒郊野外……你也别怪我心狠！”说着他附到柳凤起耳边：“你已命系我手，不妨告诉你，我从未金盆洗手，只不过行藏更加隐秘而已。所以，决不能留下活口，否则踪迹败露，等于用刀自割喉咙！”

这时，柳凤起悠悠转醒，喘噤着说：“你……你……卑鄙……小人……”

叶宗朋吃了一惊，侧耳聆听官道上毫无动静，拾起地上的那把断刀，壮起胆子大声喊道：“记住，明年今日是你的忌日！”呼地一声兜头砍下。柳凤起凝聚最后一点内力，右手迅捷无伦地在下落的刀身上一拍，刀锋向左面滑了出去。叶宗朋收势不及，将身旁一棵碗口粗的松树拦腰斩断，“哗”地向斜刺里倒了下去。叶宗朋面容失色，一惊一吓，顿感浑身无力。但他紧咬牙关，又一刀砍了下去。柳凤起心中一急，又一次昏死了过去……

叶宗朋砍下之时心中突地打了个寒噤，趁势一歪，硬生生地将刀偏了出去，暗忖：怎么越活越懵懂了，还要不要自己颈上的这颗“七窍葫芦”？江南有名的武林盟主司徒函辉不是他的内兄么？若一发现尸体，细一察验，发现是我叶老儿做的手脚，传示各路侠客豪杰寻访我的踪迹，那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平生攒下的万贯家财岂不是徒劳一场。司徒函辉虽年逾五十，已多年不涉足江湖，可柳凤起的女儿又岂是好惹的，近年来崛起江湖，人称“散花女侠”，恐怕自己也不是对手。他暗自庆幸自己遇事思虑周全，不冒失痛下杀手。如把柳凤起一刀结果了，恐怕日后没安稳日子可过。不杀死吧，一旦遇救更为可怕，后果更不堪设想了。再三权宜后，他自言自语道：“事已如此，只有不留下一丝痕迹才有活路。”他咬紧牙关用重手法连连向柳凤起的死穴一一点去，又顺手拣起散落在地上的续筋接骨膏和搜出柳凤起身上的银两，招呼关东七煞将柳凤起拖入山中挖坑埋掉。

在他刚点完穴道之时，从远处响起一溜急促的马蹄声，随即一枚暗器呼啸着穿入树林，听到一声大喝：“里面是什么人，鬼鬼祟祟地在干啥勾当？”一条白影大鸟般地掠入林中。他见灌木中横着一具尸体，目光迅捷地向四周一扫，见毫无异样的动静，又跃上一棵大树，立在顶端极目搜索。突然，他掠过树梢，向远处飞扑过去，拦住了叶宗朋八人的去路。叶宗朋顿时面容失色，拖着柳凤起双腿的那“张大哥”和“侯二弟”把柳凤起摔在地上，惊慌失措地叫道：“玉尺书生，玉尺书生……”。

叶宗朋见刚才来人所露出的轻功，已怯了三分，故作镇定地问道：“什么‘玉尺书生’？”那侯二弟战战兢兢地道：“他……他为寻找什么大仇人诸葛长虹，打败过不

少江湖好手。江湖相传宁遇‘神龙’‘阔少’，远避玉尺一啄……”

侯二弟所说的“神龙”指江淮间的神龙刀客付冠，“阔少”指开封的俞大阔少俞冲霄，两人都是北国武林中顶尖的人物，黑白两道谁也得罪不起。叶宗朋暗自吃惊，瞧他年纪轻轻的一副俊模样，难道比付俞二人都厉害？他轻问身旁的张大哥：“你知道他是什么来路？”那张大哥挤眉弄眼，示意叶宗朋千万不可惹恼了眼前之人。他见叶宗朋不明其意，结巴着道：“他……他……就是北方江湖中所称的‘玉尺书生’！”叶宗朋“哦”了一声，有些不知所措。他也听到过传说，前几年，有一年轻人在北国独往独来，绝艺惊天，寻找绝迹江湖的“玉面煞星”大魔头诸葛长虹，怎么又寻到江南来了？还是先避开为上，见他拦在前面，看来避开也非易事。叶宗朋眼珠一转，指着地上的柳凤起道：“他是我等不共戴天的仇人，大丈夫恩怨分明，近日撞到我等手上了。”玉尺书生眉头略皱，想到自己历年的风霜，不也是寻觅仇家诸葛长虹么？他脸色略为缓和，细一思忖，不知对方所言是真是假，问道：“那……他是谁？”“这……”叶宗朋语塞，一时编造不出一个合适的名字用来应敷，道：“他、他是个十恶不赦之人，仗势欺人，无恶不作！”玉尺书生见天色近晚，忽想起师父的临别之言，不想再纠缠下去，从腰间抽出一根玉尺，瞧了几眼，左手五指并撮成仙鹤嘴状，突向身旁的巨石上一划，登时火星四溅、石屑横飞，留下了一条深深的划痕。叶宗朋吓得后退了几步，心中惶恐莫名。七煞齐发出了一声惊呼，露出惊恐万状的目光。玉尺书生无心搅入眼前的纷争，略显技艺意在对方识趣而退。叶宗朋从对方的颜色中已领略其意。玉尺书生指着地下的柳凤起道：“此人已气短息微，命已难保，尔等大仇已报，去吧！”他手一挥，叶宗朋忙打躬作揖，与七煞急退而去。

玉尺书生走到那尸体旁，伸手一摸，尸体尚温，腕部脉搏仍在微微跳动。他又细一辨认胸腹青衫的血迹，已知被人用暗器击中了死穴。他连拍了几下，解开了死穴。那人胸腹微微动了几下。他又用掌心按在那人的百会穴上，将自身的真气缓缓输入对方的体内。约摸过了一袋烟时光，才收功伫立在旁察看。青衫老人只是鼻翼抽搐了几下，身子仍是一动不动，看来内伤太重，并非一时半会儿所能治愈，好在脉搏渐强，生命算是暂时保住了。

眼见落日衔山，不远处的岑峦已暮霭升起，有若紫幔一般渐渐遮掩过来。他聆听远近并无行人往来，不由心中大急，将老者抱出树林。

官道上一匹白色骏马见主人到来嘶鸣不止。他将老者放在马背上。这时他见前面一匹黄骠马正在安祥地吃草，暗忖，林中别无他人，想必是老者的坐骑。不管他是正派人士还是邪派魔头，先救了再说。有了这四匹马，说不定前面市镇上有认得的人。他牵过黄骠马跳上了自己的白马，苍茫的暮色中向婺州方向急驰……

一进入婺州城，街道中尽是携老带幼、面容憔悴的逃难之人，见一人骑马而来，忙向街两边躲避。那玉尺书生只得放慢骑速，缓缓而过。他游目四顾，一时面露忧虑之色，初到婺州，人地两生，该将青衫老者托付于谁？事也凑巧，他忽见街旁便有一家“高记药店”，想是开张不久，斜挂的新幌子写着“专治跌打损伤”几字，里面一个弓腰弯背的郎中正准备关门打烊。他将老者抱了进去，那郎中打量了玉尺书生几眼，示意他抱到后面去。后面是个小院，他按郎中的指引将青衫老者放到一间侧房的床上。那郎中替青衫老者把了会儿脉，点头道：“被人点中了死穴，麻烦麻烦，可得大费脑筋。”玉尺书生这才面露喜色，看来这大夫并非庸医俗手，随手抛下几锭纹银，又转身将黄骠马也牵了进去，道：“那就有劳先生了，在下有急事，先行告辞。”那郎中道：“他是你的亲戚还是至交朋友？”玉尺书生已听出对方是山东一带口音，一时疑惑不解，忽地转身拍出一掌，那郎中腰背一挺，面露凛然之色，大袖一挥，轻轻巧巧地化解了。玉尺书生略为一惊，作揖道：“有道是大隐隐于市，想不到先生是位隐于市井之中的武林高人。在下有一事请教，先生可知诸葛长虹现隐居何地？”他已看出那郎中并非真的弓腰弯背，年纪大概四十岁上下。那郎中答道：“俺是南来避难之人，早年曾听上辈说起，曾有诸葛长虹这号人物，是一代大侠，又是一代杀人魔君，阁下不妨去司徒府上打听一下，可否知晓他的下落。”玉尺书生这才猛然想起，司徒函辉是江南的武林盟主。他本不想与武林人士交往，前几年在北国寻找，一无所获。此番南来，只有向江湖人士打听，方能寻找诸葛长虹报仇雪恨。他见天色已暗，街道两旁已闪出灯光，骑上白马，按着那郎中的指点，在城东找到了司徒函辉的府第，黑暗中，围墙高耸，两扇黑色的大门已紧闭。他上前轻叩了一会门环，过了许久，里面才传来一声“谁呀？”，一个紧身衣裤的汉子打开了一扇台门，玉尺书生说明了来意，那汉子见是个陌生人，说老爷已久出未回，夫人叮嘱过，世道混乱，晚上概不会客，说完“嘭”地一声又关上了台门。好大的气派！玉尺书生不禁有几分不快，看了几眼高耸的围墙，哼，你虽关紧了台门，也只能防一般下三滥的小贼！我若要进去，轻易至极。罢了罢了，又何必一般见识，难道没有司徒函辉，就找不到诸葛长虹？他在街心茫然伫立了片刻，趁着夜色策马向东而去……

第三日清晨，柳风起才悠悠转醒，耳边响起了惊喜交集的声音：“爹，爹，您终于醒过来了。”柳风起无力地睁开双眼，迷朦中见是一个女子的影子。他凝神盯住，原来是自己的女儿柳若烟。只见她鬓发蓬乱，面容憔悴，哽咽着说：“爹，您终于醒过来了。您……您若……”话未完，两行悲泪已流了下来。

“咦，我？这……这是在哪里？是不是在阴曹地府相会？”

柳若烟一把握住了父亲的手：“什么阴曹地府，你摸摸我的手暖不暖？这是在舅父的家里。”

“我怎么会到这里？”柳凤起强打起精神向左右打量。

柳若烟想到舅母还未知爹醒过来的喜讯，忙走到窗口一叠声地喊道：“舅母，舅母，我爹醒过来了。”

“啊？好也好也，吉人自有天佑，吉人自有天佑！”一阵脚步声过后，门“呀”的一声推开，走进一个美妇人来。年纪虽已四十有余，然仍乌云叠鬓，双颊生晕，眉如远山，目似秋水，别有一番风韵。她翩鸿般地走了进来，说道：“烟丫头，我不是说过么，姑爷命大，阎王还不敢收他哩。”她伸出纤指搭住了柳凤起的寸脉，把了一会也露出了喜颜，对柳若烟道：“姑爷的生命已无大碍，只是脉搏沉而无力，系内伤太重所致，先需要活血通络，然后固本培元，慢慢地静养调理。”

柳凤起想挣扎着坐起来，怎奈力虚又倒了下去，柳若烟要扶起父亲却被美妇人拦住。美妇人就是江南武林盟主司徒函辉的夫人林紫薇。她与司徒函辉本是师兄妹，擅长双手齐发暗器，堪称江湖一绝。由于她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大度，故人缘极好，白道上的侠士豪杰送她一个“千手观音”的雅号。她见柳凤起呼吸渐匀，问道：“姑爷，是谁下的毒手，伤成如此？”

柳凤起长叹一声，回忆起密林中的往事，道：“叶宗朋，独脚大盗叶宗朋！”

林紫薇不胜惊讶道：“叶宗朋？他已绝迹多年，音讯全无。况且姑爷的工夫比他高出许多，怎么反被他伤了呢？”

“好人易做，暗箭难防啊。”柳凤起略叙了经过。

柳若烟边听边气得柳眉倒竖，杏眼睁圆，恨声道：“原是这个老贼坏！我还疑为是那白衣公子和你比武伤在他的手下，却是叶宗朋这个狗贼！日后寻到不一剑杀了他，就喂他个满身毒钉，叫他尝尝死前的滋味！”

“烟丫头，”林紫薇道，“我说你呀就是太性急。那日我就说过，世间虽风黠波诡，人心叵测，好人总是居多，现在既然凶手已明，不愁讨不回公道。叶宗朋我也没照过面，听说滑如游鱼，奸诈毒辣，所作的案子干净利索。你呀，日后外出行走，可要多一个心眼，太外露了招人耳目。你爹这次大难不死，正是老天有眼了，碰上个好心的白衣公子。好了好了，你也先别多说了，让你爹好好地歇息吧。”

柳凤起微喘了一会，渐渐平息了下来。林紫薇刚想退出，柳凤起闭眼问道：“内嫂，刚才说的白衣公子是谁？”

“唉——姑爷，救你的那位白衣公子，连他的人也没见着，姓名也不知，还是烟儿给你说个大概吧。”

“爹”，柳若烟接过了话头。”自入夏以来，总有许多江北人士逃到金华，听说清兵又下了一道薙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许多不肯薙发的人不是自尽便是被杀。扬州屠城十日，嘉定杀了三遍，只逃出了数十人……”

林紫薇叹息道：“真是惨绝人寰呀！烟丫头，这些事你爹大概早已知道了。”

柳若烟道：前几日，北来的人甚多，出于好奇，那一夜我悄然出门，到各处酒楼客栈看看是否有面熟相识的武林豪杰。——看去，佩剑带刀的可真不少。

我走到一家药店外面，人迹渐少，刚想转身返回，突然，围墙内传来马的嘶鸣。细细辨认，似是家中黄骠马的叫声。我一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位腰背佝偻的长者，开口便道：“姑娘，你家中可有危急病人么？小店夜里概不出诊，另请高明吧！”

我心中不快：“你家才有危急快死的病人哩，我是来瞧瞧刚才嘶叫的马！”

老者朝我上下打量了许久，一声不吭地揖手延进。果然是黄骠马。我心里纳闷，爹不是到徽州去拜访一位朋友么？马在人在，怎么到了金华不到舅舅家，反到药店来干什么？我问那老者：“你店里是不是有一位姓柳的客人？”他说：“只有一位垂危的病人。”我一听，这不是咒您么，心中生出三分怒气：“你才是垂危的病人！”我朝里“爹、爹”的大喊，听无回音，心里一急便硬要入内看个明白。那老者拦住了去路道：“姑娘，里面的病人伤势很重，那位公子爷再三吩咐小老儿，非亲非友不准随便探望。”我又在门外大叫大嚷，老者挡在门外道：“姑娘，夜半三更的别再大呼小叫了，说是进来看马现又要看人，我又不知你是谁。”“他是我爹！”“笑话，没看见人就叫爹，一个姑娘家怎地不知自重。”我被他呛得面红耳赤，一想也对，走到黄骠马前，那马倒还认得主人，用头磨蹭着我的身子。我说：“你看，他不是和我很亲近么？”那老者哈哈一笑：“这马和那个公子爷也很亲近，和那匹白马更是亲热。”我一听火了：“你胆敢指桑骂槐，戏弄本姑娘？”那老者说：“不敢，我说的是这畜牲。”我听了腾地升起怒火，一把掌掴了过去，先教训教训这个夹缠不清的老东西。那老东西全身纹丝不动，也不还手，却偏偏一掌落了空，叫道：“啊唷，小老儿可消受不起，撞上个不讲理的丫头片子！”我再也按捺不住怒火，一拳朝他的腹部击了过去，岂料那老者仍旧不退不避……

柳凤起听到这里，睁开了眼，露出了焦急之情，气喘吁吁地道：“你怎恁地性急，随便出手伤人，那人怎么受得了你的一拳，唉……”

“爹”，柳若烟面含愧色，道：“他倒一点也没吃亏，吃亏的却是女儿。一拳击过去，象击在一块铁板上，反弹得女儿跌倒在地。我也是急怒中昏了头脑，随手又撒出了一把搜魂钉……”

“唉，你呀你呀”，柳凤起拍着床板，道：“人家已是手下留情了！说过你多少遍

了，即便是歹徒，也要少用这种阴损的毒钉，由着你任性，日后闯下大祸看你如何收拾……”

“人家才不在乎呢。只见他大袖一展一卷，毒钉全都吸到他的袖里去了。我一看不妙，也顾不上狼狈不狼狈，急忙一个轻登巧纵夺门而逃。”

“那老者哈哈大笑：这就是了，你使的是‘千手观音’的手法，请问姑娘与司徒大侠一家是何干系？”

“我瞧他并无歹意，嚅嗫道：是小女子的舅父，‘千手观音’是舅母。”

“他身子一下子高大了许多，原来并不佝偻，忽若换了另一个人，神采奕奕。我兀自惊呆了，低声道：‘敢问前辈尊姓大名，小女子多有冒犯，还请海涵。’”

“他朗声笑道：‘俺是一介草莽武夫，贱名不值一提，既然是司徒大侠的外孙女，进去看看伤者到底是谁吧。’看他眉宇间似有难言之隐，我也不好再问。他引我到了床前。那时真吓坏了，您脸上全无一点血色，昏迷不醒，只剩下一丝游气。我摇晃着您失声痛哭起来。”

“那前辈问道：‘令尊的名讳能告知么？’我直告了您的名号。他喃喃自语：‘听人说起过，人称‘柳浪居士’，柳姑娘，令尊虽被点中死穴，那位小侠已援手相解，你来前，俺又为他推血过宫，已服了化瘀疗伤的自制药丸。令舅是武学大家，必有灵丹妙药，还是及早将令尊接到令舅府中安全，这样俺也就放心了。俺只怕仇敌跟踪而来，人地两生的怕引起更大的麻烦。这也就是刚才俺不肯让姑娘进屋的原因。若姑娘不露出绝技，俺只有以力相阻了。’”

林紫薇虽不露声色，听到那人尽收了柳若烟的暗器时，心里也不免纳闷，又听到对方对千手观音备加推崇，面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之色。

柳若烟继续道：“我说多谢前辈相救家父的大恩。那人摆了摆手：‘不必谢俺，柳大侠的生命是一位公子爷所救，俺只是受人所托而已。’我问：‘哪位公子呢？’他说：‘昨夜就走了，他驮着令尊前来求医，托俺代为照料。说他也不认识令尊，也没留下他的姓名，说有人若认得黄骠马，定于令尊有干系，但要慎重。他丢下三十两银子，径自走了。’”

“我问：‘那年轻人的模样怎样？’那人沉思有顷后道：‘自古说江南人物俊美，俺一直生活在北国，还未见过如此俊雅风流的人物。俺看呐，姑娘生就一付花容月貌，与他倒是般般配。’”

“我不禁脸上一红，也顾不上细想，忙问：‘前辈可记得他的容貌？’转念一想，不对！怕他误解了我的意思，忙说：‘知道了他的模样，日后碰到也可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俺肚里明白。’那人又朗声大笑，‘是姑娘自己多心了。刚才的玩笑请不要介意，那公子的模样么，一时也很难讲清楚，人如美玉，武功亦是不弱。’说毕，捧出一包银子道：‘姑娘，这是那位公子留下的三十两银子。’我说，‘这是留给你的治疗酬金，我怎敢收？’我推辞良久，最后那前辈叹了口气说道：‘俺高天云向来非份之财分文不取，多谢柳姑娘美意了。眼下正有急用权且收下。好在姑娘是柳大侠的令爱，司徒大侠的外孙女，到时奉还也不难……’”

柳凤起闭目沉思了一会，忽问：“内嫂，那郎中使的一招是‘袖里乾坤’，非混元一气功精纯者无此功力，不知是何门何派？”

他慢慢挺坐起来，道：“内嫂，你送我去拜见这位恩人。”

“他已离开金华了。”林紫薇道。

柳凤起心中怅然，忽然问道：“内嫂，那大哥呢？”

“已一月有余了。也没和我说明何事出门，说话神秘兮兮的，我也不敢妄自揣测，近日总该返回了。”

柳凤起神色异样焦急地道：“我此来正有要事相告，最好请他立即返回。”

“不管何事，姑爷还是先养好伤再说。”

“我的伤不要紧，此事干系整个武林。”那是数日前，柳凤起曾潜入清兵征南行辕，窃听到的一件绝密之事。清军早已派了不少细作混入江南，意在挑拨武林的帮派之争，同时暗杀武林中的正义之士。如果清军的计谋一旦得逞，那对武林将是一场空前的浩劫。他对林紫薇道：“要火速找到大哥，请他出面遍告同道，不可再持门户帮派之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林紫薇一时面有难色，垂首不语。她与丈夫素来相敬如宾，男人要做什么事，他若不相告，她也从不过问。她宽慰柳凤起道：“先养好伤再说。”

柳凤起道：“但愿人算不及天算。”他闭目沉思了许久，又忽有所思地问女儿道：“烟儿，高天云有没有告知你白衣公子的长相？”

柳若烟脸色倏然微红，瞟了一眼林紫薇，犹犹豫豫道：“高天云说，那白衣公子端的是人中之龙凤！生得剑眉朗目，面如敷粉，若潘安再生，宋玉降世，浑身透出一股灵秀之气。而且看出他神光内敛，天份和武功都极高，只不知是哪位高人门下，年纪二十上下。高天云也不知他的名讳和来路。”

柳凤起沉吟良久，问道：“内嫂，你近来外出行走，对后起之秀了解得多么？唉，当时我已昏死过去，他是见我昏死在地救了我，还是从叶宗朋手下救了我……我猜测，当时叶宗朋要杀我已易如反掌……对了，定是叶宗朋刚下手时救了我，那他的武功必胜叶宗朋一筹……”